

# 定夷說集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出版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定夷說集上下二冊

著作者 昆陵李定夷

校訂者 吳興包醒獨

印刷者 上海國華書局

發行者 上海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專有  
禁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著名定夷說集後編

毘陵李定夷著

亡國慘史 美人魂

嗟乎。銅駝荆棘索靖含悲戎馬關山曲江馳祭千古奇痛有甚於江山破碎社稷邱墟者乎。無古今無中外每當國家亂離之時必有慷慨悲歌之士演成一二可泣可歌之事足令後人憑弔無窮精誠所結或著靈異旣非如青蛇墮殿舊燕渡江之附會又非如泥人脫帽敗帚掃花之荒誕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世間果有此理耶王子之秋余客居滬上操筆政於某報社識韓人某某爲韓之英彥自丁國難盡散家財以此不容於國來作春申寓公當我國民軍起義時遣其子弟與軍役某則奔走寧滬之間頗多獻替社中爲設榻焉公餘相值輒作長談某熟於韓國掌故天寶宮人能話前事每及國變死節者輒爲歎嘘泣下而於某妃及某宮娥事言之尤能詳盡燕子歸來還識王侯故宅秋墳吟唱猶疑霓裳羽衣此一段亡國傷心史豈荒唐神怪之言可比耶妃氏某某爲韓之大族妃侍韓王李熙秀外慧中明決果敢目覩國勢衰弱頗有振作之志參預政事王甚任之時日本侵韓日亟以三浦大將任駐韓公使三浦爲軍事家

聲威宿著既蒞漢城多方要求無不爲妃拒絕緣是與日人惡感頗深妃素信任母黨李氏之族怒視於旁者大有人在日人乃謀諸李族推翻妃黨兵及宮門斬關深入遂演成殘酷無上之悲劇使此世上第一美人身葬火窟魂化紫烟古今帝后之末路未有慘於某妃者也顧慘死之不足抑且矯詔廢黜誣爲淫妓在天之靈能無抑塞不平乎妃之近侍有宮娥二人一姓申一姓閔申則靈敏機智閔則忠誠篤厚俱有文才輔翼某妃不曾左右兩臂內外臣工所上章奏雙娥恒代妃披覽可之否之輒如妃意韓王則庸懦無能僅尸位畫諾而已

當外兵之寇宮也韓王倉皇聞變驚懼不知所爲妃急發軍令飭王宮衛隊拒戰統隊官爲俄人薩伯典及美人某薩已先爲敵人所困某則束手無策坐觀成敗雖兵士盡力抵禦而統率無人卒難持久屍積宮門溝壑爲赤王與妃伏處大內遙聞彈雨之聲相對作楚囚泣欲呼籲於俄使則俄國軍隊鞭長莫及欲乞援於中國則中國自甲午而後已失戰鬪力宮內大臣且時以敗耗聞宣召臣工無一至者宮娥侍從環跽王妃左右叩首乞命王默無一言惟齒牙格格相擊耳妃盡揮之退衆皆奔竄惟申閔二娥

甘與王妃同生死獨留不去。妃旋奏於王曰：國事危矣，陛下紹祖宗遺業，際此萬急之秋，當謀所以保全社稷。顏面者毋作此婦人態。王不得已出御便殿。妃又顧二娥曰：余以婦人之身主持國政，牝鷄司晨，本違祖訓。祇以國事紊亂，從權出此詎知因此之故。擾人之怒今寇集宮門，無非欲得余而甘心耳。余一婦人死不足惜，萬一如天之福宗社。危而後安，余雖死有汝二人尙其善侍。陛下言未終，呼喚之聲大振，有老宮監疾趨而入報。王已被獲，敵兵長驅直入宮內。大臣禦之不敵而死。妃聞其言，立促二娥他奔。已則急易宮娥服裝，匿於某宮娥臥室之門。後喘息未平，敵兵已至。蓋韓國宮宇襲用古制，門窗悉以油紙製成。雖局以管鑰而碎牖破門，亦如擢枯拉朽耳。

外兵入內，凡遇宮人輒鞭撻之。詢以王妃所在，宮娥受妃恩率僞答之。大而正宮小而偏室，無不徧尋而卒不得妃之形影。或曰必乘紛擾之際出宮門矣。或曰是必雜於衆宮娥之中，敵將小香原者爲人頗機警，獨謂韓王旣被獲於便殿，王妃必尙在宮內。王與妃伉儷素篤，妃當不至遺王獨走，卒獲妃於宮娥臥室之門。後初不知其爲妃也，問以是否，王妃妃以宮娥對。小香原驚其美，頗疑所言，故先縱之以探真情。妃行不數武。

疾呼太子之名小香原始信確爲王妃追而獲之積憾既深怒心益甚無情之彈丸遂送妃入血海中矣繼置之於鹿園林內效佛家火化之法不使留遺蛻於人間申閔二宮娥目覩妃之慘死痛憤莫可言狀閔宮娥尤爲悲悼見仇人罵不絕口觸樹而死死處卽妃焚身之所時韓國某貴人藉外勢之擁戴仍爲攝政王窮捕妃黨斬草除根聲勢洶洶申宮娥知不可免逃入民間爲尼某貴人疑其已死遂不深究且當宮庭紛亂大局未平之時亦不暇窮治一宮娥也

炮烙爲刑暴君之政事在文明未啓時代猶受萬世詬病而况近今三十年間各國競尙人道主義戮之不已又復焚之其殘酷甚於炮烙多矣當時各國輿論一致攻擊僉謂此舉實爲無人道之尤者夫已氏自知將爲文明國所不齒於是逮捕四罪犯飾人耳目某貴人之氣燄大殺韓王且下詔復妃位號予謚建祠於是申宮娥復入宮一則目覩陸沉激刺欲陳諸韓王以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一則欲慰韓王悼亡之念與夫驚恐之情據申所言有三事足令人髮指者是可爲亡國之殷鑒也韓之官吏齊某閔某等俱妃黨也夫已氏自謂爲韓剷除妃黨有莫大之功一切軍糈服用韓人皆有毀

家捐納之義務。王妃既死，卽捕齊某、閔某等凡四五人，各索十萬金，否則本屬妃黨，當殺無赦。諸人有從有不從，其從者仇人見彼慷慨無吝色，疑其家產必數倍或數十倍。於此則又藉他端胥索多金，其不從者駢縛成列，以數兵發鎗擊之，既死復以劍刺其腹，肝腸流出，慘不忍覩，而兵士乃大樂，格格作鶩鶩笑。此其一也。韓之國俗最重貞節，良家婦女終年伏處深閨，不輕見客，如爲人竊見，則以爲大辱。夫被見且以爲辱，被姦更不待言。有某民婦，家室女三人，俱有殊色，當大局紛亂之時，兵無紀律，闖入民家，逼而姦之。姊妹三人，長者罵賊不屈，既姦而被戮；次者少者，雖未嘗鎗劍之鋒，亦已奄奄垂盡，尤可悲者。女母因遭家難，痛哭失聲，兵士疑其呼救，以鎗柄擊破其腦而死。次女姊妹見母姊俱死，且身遭大辱，又受重創，俱自刎而死。一家四人，頃刻俱盡，痛乎不痛，慘乎不慘，此其二也。此外尚有去髻一事，其強迫騷擾情形，無殊滿清入關強我剃髮者爲小人驟奉嚴令，引爲奇辱。於是父詔兄勉誓與髻俱生死，夫髻固不適於生存，然習俗相沿已千百年，欲剪除之，亦當體察輿情，循循善誘，乃陽假文明之名，而陰行野。

蠻之實夫已氏之處心不問而知漢城釜山仁川等處既頒去警之令志在速成強剪路人之不已復按戶而查察之不從則以軍律從事殺人如麻在所不顧某統兵官嘗語人曰韓之民族世界最齷齪之民族也恨不殲盡其類留得一片淨土爲我帝國殖民地夫已氏之設心如是韓人其能幸免乎凡此三者皆申宮娥所欲陳訴於韓王者也。

申宮娥既返宮知韓王爲夫已氏所禁錮已失身體上之自由某貴人雖不公然與已爲難猶是朝中主者當仰其鼻息覩顏事仇其何以對王妃於地下因浼某大臣言於某貴人請爲王妃守祠貴人素畏其才恐返宮之後謀奪政柄因許其捨身妃祠申旣奉命不俟終日卽赴妃祠初意王妃之祠必有莊嚴燦爛之象乃知至則僅見矮屋數楹鐵將軍爲之守門始恍然於妃之榮辱皆非王之所賜王特爲人傀儡耳祠懸妃像本宮中物歷年旣久已失其真申宮娥撫今追昔舊恩難忘新痛尤悲不禁伏地大慟一聲陛下行雲爲遲祠本陰黑兼之久無居人尤覺森森有鬼氣第申以與王妃習處有年不爲之懼堵前古樹一株微風過處簌簌作響間有寒鴉三五飛鳴而過疑是魂

兮。有靈化鶴歸來也。申哭而暈暈而蘇者。再從此長伴青燈與鬼爲鄰。不願再墮塵網。問人間事矣。

一夕夜色深沉。陰霾滿布。涼風蕭瑟。遠寺鐘聲。相與唱和。申娥撫衾太息。寢不成夢。起視窗外。樹影婆娑。直逼屋宇。而進毛髮悚然。不寒而慄。三更既屆。倦極就枕。忽見女侍入室。報王妃宣召。商議國事。至則披覽奏章。一如平日。申娥若明若昧。惝恍不能自主。王妃忽失所在。已亦倏至巨林間。返身四顧。彷彿在鹿囿中也。林外有吟聲。嗚嗚咽咽。婉轉淒涼。若遠若近。如泣如訴。彷彿猶可辨認。若曰。

淒風淡月。新秋夜。獨立荒陵。對帝星。千里江山。猶是昨。何堪回憶舊宮庭。  
其聲低宛。絕類女子。申方驚疑之間。又聞有聲。曰。文臣愛錢。武臣惜死。黃鐘毀棄。瓦缶雷鳴。韓祚之斬不出十稔矣。其音較前清晰。頗類王妃。申益疑惑似知王妃已死。趨往發聲之處。則又闌焉無人。深林寂寂。似又有餘音繞樹也。正遐想間。忽又聞吟聲。曰。

君王父子同幽禁。又復驚沉婺女星。縱使阿儂能化鶴歸來。僅贍舊門庭。  
吟聲清澈。似又一人和之者。三復回誦。語音漸澀。忽聞前一人言。曰。汝惓惓於君國。雖

死不忘殊堪嘉尙後一人答曰明妃月冷猶歸環珮之魂紫玉烟沉尙想衣裳之色妾獨何心遽能忘乎言次聲各寂然申欲再追究之忽爲斷鐘之聲所驚蘧然而覺則一幻夢也窗上略透白光似有憧憧黑影往來其間申爲之作寒噤者再回憶夢境歷歷在目陰念曰王妃在天之靈其歸來耶抑以余思念王妃結想所致耶余固不能詩烏來唱和之作信然王妃烈魂歸來矣然而王妃不歸祠宇猶依此傷心之叢林何耶意者此祠之成夫已氏實爲主動妃雖有靈亦不願來享耶是耶否耶冥想有頃天色白矣披衣而起至神龕前伏而禱曰願王妃陛下呵護宗社毋使顛覆臣妾當奏聞吾王重爲陛下營造新祠以享千秋血食禱旣仰展遺像似覺盈盈欲下若有靈機者然韓王旋偕太子奔俄使館俄人護之入宮復掌政柄申娥入宮謁王詳陳前後避難情形復及夢見王妃事韓王雖昏庸然伉儷之情綦篤聞之悼甚申娥又請於韓王爲妃修葺祠宇以妥英靈王從之顧恐逢忌者之怒不敢大興土木僅允略事粉刷而已王欲留申娥居宮中申跪謝曰臣妾已身許王妃終身當爲妃守祠矣韓王曰王妃中途棄予閨娥又以身殉予幾舉目無親王妃當必不忍於予汝體王妃之心以爲心留宮

侍予可也。申娥稽首曰：天恩高厚，敢不敬從。惟乞陛下念王妃殉國之慘，繼今而往，興利除弊，發憤爲雄。王妃雖不能生見韓國之強，亦當含笑於地下。至於婦人女子尤宜擯絕，陛下當爲國珍重。龍體臣妾，瀆冒天威，死罪死罪。言罷，崩角有聲，血流如注，不自知其痛也。韓王知不可，強縱之返祠。

去韓宮數里之遙，有朱門黃壁，屹立夕陽影裏，日光反射其上，慘淡作殷紅色，彷彿爲韓人流血紀念者。此非新葺之王妃祠耶？守祠者爲一宮娥，不問而知爲申某也。自後申娥不復夢王妃離羣獨處，無異冷宮。時聞杜宇哀鳴，遊鴻悲唳，以弔其孤寂而已。

亡國  
史塔下囚

凍雨橫飛，狂風怒吼，寒冰慘結。牧馬悲鳴，噫此非塞外苦寒景象乎？陰沉黯淡之氣幕罩榆枿之野，鳥飛不下，獸鋌忘羣。當此荒涼幾疑羅刹地獄，卽在人間也。俄屬阿穆爾省督署之西，有破屋一所，韋轄毳幕，日受風雨侵損，隙處可以窺天。居其中者，罪犯百數十人。雖並肩蟄伏，相與禦寒，猶殼觫如經秋夏。蟬微聞一人太息言曰：「飢寒交逼，生不如死。」又一人應聲曰：「今雖凍餒，猶愈於酷刑。余受烙炮暈而蘇者屢矣。」言次，相與泣。

然遙聞遠處樂聲洋洋馬蹄得得則阿穆耳總督閱兵歸來矣總督身被重裘其坐騎亦裹以狐貉彼獄中罪犯曾馬之不若也

亡何有獄卒持鞭而至雙目炯炯獰猛可畏傳總督命審訊罪犯衆犯奉命惟謹魚貫出獄門獄卒尾之如驅犬羊行或稍遲拳足交加入總督署兩廊衛兵荷鎗直立衆犯膝行而前不敢略一仰視及堦皆憚伏不動堦旁置刑具凡十餘種無一爲人道所許可者總督高坐堂皇旁侍審判官二人氣象森嚴望而生畏旋聞庭丁傳呼費士德諾聲震瓦屋費士德諾應聲而起審判官問曰汝何故圖刺大將軍費得蘭公爵汝知罪乎充配來此尙係法外之恩費士德諾曰刺大將軍者爲哥修亞業已被僇於小民不涉也審判官勃然大怒拍案有聲曰汝尙狡賴乎汝非哥修亞餘黨乎汝波蘭人皆賤種不用嚴法非所以待亡國奴也言次請示於總督總督曰可治以第六種刑具審判官目視庭丁庭丁遂下堦執費士德諾不容再申辯詞驅至刑具之旁亦如審判官言曰汝波蘭人皆賤種死一人猶不如死一鷄一狗之重語時反繫費士德諾之手足懸之空中置之刑具之中刑具以熟鐵製成上下鐵板厚且及寸大可方尺以犯者胸部

就之犯者身既懸空迭加重量於其上身愈重上下兩板之距離愈近充乎其極可令胸骨成爲齧粉費士德諾者本波蘭之志士當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曾隨哥斯基烏鎖起兵拒俄失敗之後哥氏逃於義大利費氏變易姓名俄波蘭總督欲捕之而無左證故藉哥修亞謀刺案以陷之在費氏旣以身許國本不計生死利害受茲酷刑惟瞑目待死耳

時堂上又傳柴魯士柴魯士者爲倡義之嫌疑犯解至阿穆爾省充兵役因用波蘭士語與同役者言爲邏者所執遂下於獄堂上傳呼之頃柴魯士戰慄而起審判官曰此案有成例可援當斬決言頃卽有荷槍鶴立之兵士至驅柴魯士上斷頭台其刑具以機器製成如農家所用硎草器機紐一動身首立分柴魯旣被此酷刑兵士乃大笑樂棄其屍於溝而火其首相與鼓掌不置堂上長官漫不過問又傳他犯訊鞫或以誤犯軍律受禍或以不任苛役獲罪更有未成年之孩童從波蘭強拘之來以思念父母而入獄者審判官略一訊問卽高唱曰某付某刑某付某刑囑咐旣畢宣告閉庭總督退座審判官從之而此一般無告之亡國奴遂悉任庭丁處治矣其刑有名火炙紅鰐者

縛犯人於紫銅板上下燃以火火燄漸盛銅板漸熱犯人皮膚始則灼傷既而糜爛猶古之炮烙也有名水火交濟者先以鐵線燃紅刺入犯人之臀犯人痛極而呼則易以打水器以水灌其腸部而火而水而火幾番更迭犯人無有不暈絕者有名金龍超度者則縛犯人於毒蛇籠中使其手足受蛇之噉蛇曾經人訓練祇噉手足使犯人活受痛苦耳凡茲酷刑不僅人道所不許亦人意所不及料也

衆犯既各被酷刑有呼號失聲者有暈而復蘇者有一瞑長逝者其死者棄之荒塚間其幸而不死者膚傷骨折疲不能行獄卒猶鞭而趨之疾行或至半途顛踣屢起屢仆獄卒鞭之益急似以爲非如是者不足示其威福而嚴刑峻法又似亡國奴應受之罪也犯中所謂費士德諾者被刑未死一息尙存惟胸骨已折不能直立乃匍匐而前傾仆者屢矣氣憤之餘厲聲語獄卒曰汝俄羅斯人毋如此暴戾驕橫吾波蘭不乏好男兒盛衰循環無往不復終必以汝之道報汝之身也獄卒聞言怒不可遏磨拳擦掌猛擊費士德諾之胸部費氏復仆口中鮮血逆流勢如泉湧而獄卒餘勇可賈鞭猶不止地上白石染成紅色此可憐之波蘭志士遂於此時從殉國諸先烈而去

獄卒指費氏之屍語他犯曰此好榜樣爾亡國奴只合如此待遇其怯弱者畏彼虎威噤不敢聲就中有一三人性氣較烈且知旣入囹圄遲早不免一死憤然而前曰文明強國之所爲固如是乎吾波蘭尙有君王在尙有四萬二千方士在獨不能背城借一乎獄卒仰天笑曰王位乎吾帝國將以兵臨之汝之君王行將爲吾亞力山大帝之御僕土地乎無一草一木不在吾帝國統治權之下行將盡爲我殖民地矣汝等身爲亡國奴尙不自知爲奴無惑乎國之亡也言次格格作鶯鶯笑鷺猛殆難言狀衆犯爲之戰慄不置旣入獄彼此仍相依禦寒如初其受刑傷者或撫足而哭或捧心而呼顧皆不敢放聲恐爲獄卒所聞又將施以鞭笞也衆犯之中有名桑約伯者卽頃者面斥獄卒之人私語於衆曰國之不競受人荼毒理所當然惟彼俄人待我輩實太無人道我輩旣生入此黑暗牢籠斷難復望生出與其受盡痛苦而死不如一刀兩斷較爲直捷痛快與其枉送此身不如先殺彼一人以洩胸頭之恨衆犯頗贊其說桑約伯又曰斯達爾夫(阿穆爾總督名)深居簡出護從又衆我輩決不能一逞無已其撲殺此獵乎此獵狐假虎威與我輩相處最習我輩受其酷刑亦最重俟其來室當與衆共擊之言

時雖不指明。此獠爲何人。而衆犯辨其語氣。知屬意於頃者。監行之獄卒也。無何。獄卒果至。桑約伯奮臂一呼。猛躍而前。獄卒出於不意。竟爲所仆。於是衆犯蜂擁而起。或以足踏之。或舉椅擲之。獄卒雖具武力。衆寡究不相敵。惟狂聲呼救。門外巡邏之兵聞聲。趨入覩。衆犯凶毆。獄卒狀卽開槍。轟擊格殺。勿論。衆犯手無寸鐵。無從抗拒。飲彈而死者六人。桑約伯亦預焉。獄卒爲巡兵所誤。擊亦彈珠貫腦而死。

反獄之耗。旣聞於斯達爾夫。勃然大怒。語審判官曰。吾帝國罪犯反獄律。且著爲死刑。矧彼亡國餘孽。乃敢凶毆獄卒。此風斷不可長。宜嚴懲之。審判官曰。獄中皆死。因其悉。梟首示衆乎。斯達爾夫唯且曰。此案不俟審訊。即可明正典刑也。此消息旣播於衆。各署獄卒齊集督署。謂總督所判尙覺太輕。其死者應戮其屍。其生者非凌遲無以儆。其餘斯達爾夫俯順。獄卒意擇其情罪較重者凌遲處死。餘悉如原議。從此破屋之中。陰沉慘淡。更甚於前。惟不復聞罪犯歎息聲矣。

定夷曰。是篇所記。十九世紀中事也。當時波王尙擁虛位。及拿破崙起於法。嘗許波人以自立。拿氏旣敗。俄始盡吞波蘭。廢總督之制。改爲聖彼得堡直隸。顧波蘭小朝廷存。